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金石新編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四

目錄類二金石之屬

吳中金石新編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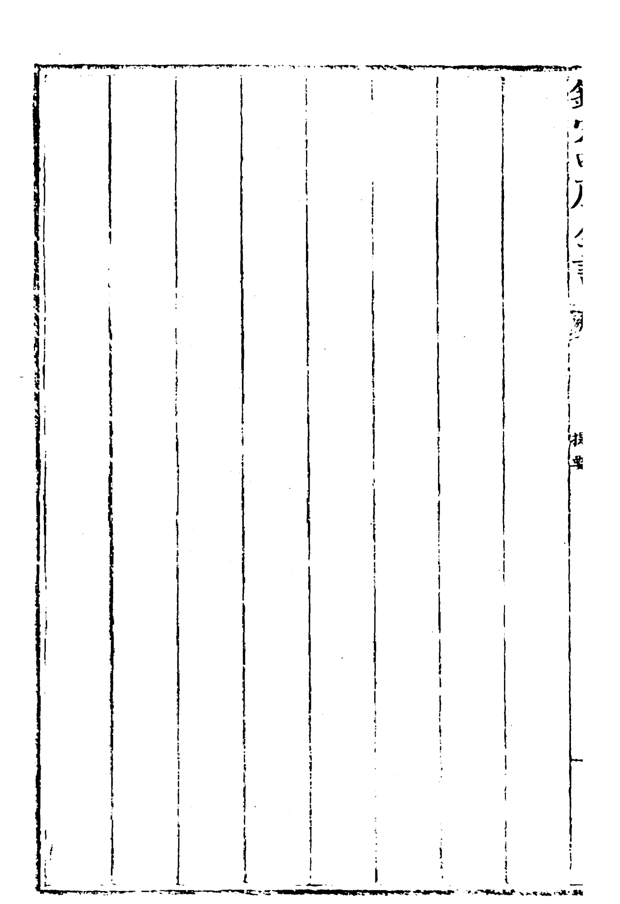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吳中金石新編八卷明陳暐撰暐字耀卿河南人宏治中官蘇州通判與吳縣知縣鄺璠舉人浦應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彚而錄之自校校官宇倉驛水利橋梁以及祠廟寺觀諸碑碣分類編輯區為七目凡

一百餘篇皆具載全文用朱珪名蹟録之例採輯金石文字者原主於捜剔幽隠考核舊聞故歐陽趙洪諸家惟主於捜求古刻是編以漢唐舊跡多見諸書獨取明初諸碑體例雖不免少濫然其所録如濟農永農倉諸記則備陳積貯之經許浦湖川塘諸記亦具列疏濬之要皆取其有闗郡中利弊者而於頌德之文諛墓之作並削而不登其用意頗為

謹嚴且多有志乘文集所未載獨賴此以獲傳者亦頗足為守土者考鏡之資以是作與記外篇固未嘗無所裨益也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吳中金石新編卷一

明 陳暐 編

學校

蘇州府重修孔子廟學碑 宋 濂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鉏暴樹良德綏化孚上下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顛危弗治公顧瞻良久喟然而嘆曰皇帝大興文教詔頒明經六藝諸科嘉惠多士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靈承帝意公

即捐俸為倡唯興修是圖其僚屬與郡之人士驩然而趨功以廟言之旁殿修廊敞以櫺星之門以學言之倫堂中居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達于前門至善之堂尊經之閣又巍然而聳其後嚮也楝橈級夷黕昧而無輝今焉丹雘炳煥簷牙而翬飛已而泮池有梁釆芹有亭先賢有祠亦皆次第就緒而公拜蜀省叅政之命將之官有旨還守姑蘇民大欣慶公復命補其墻墉四千八百尺有奇唯廟學之前乃吳江寗開之園局於封畛壓迫

殊甚至是從化盡以其地六百尺入於學宮始獲闢門于前用正地勢內歷洗馬來秀二池架梁以通往來外臨康莊左右有坊曰狀元曰晝錦其嘉名符契若有開必先者閣後之地奪於比隣公察知其奸稽官書以為證比隣詞服其地乃歸又懼遠而或堙也遂圖廟學四疆勒石志之始事於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訖功十一月較之承平舊觀或有過無不及焉公帥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校所在

蹂踐為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
乎教授貢顓之既宣力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
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于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
出守鄉郡遂擇南園請于朝而建焉為其師者則安定
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
聲光慕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
守有賢愚學之興廢靡常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
未泯也況今遭逢有道之朝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帥豈

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范公者也則夫坐皋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嚮盛在家則孝於親出仕則忠於君而無負公作興之意苟不務知此摘英搴華而為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諸麗牲之碑蘇之人士庶幾知自勗哉公名觀字杞山碑為修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系之以詩曰姑蘇之墟有川瀰瀰折趣南園匯來東流靈氣中啓煥爛弗收自非聖師疇恊其休

昔有哲人出綰郡章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章章學宮將將衿佩洋洋來翺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刓丁囏虞烽火相連誰一舉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欃槍斂翳奎壁吐芒眷我魏公來蒞大邦屢形於言我敢怠遑既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不一期厥功孔昭化此朽腐爵為宮羌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彝匪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

二者無愧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辭用

昭無終

蘇州府孔子廟學新建南門記　王鏊

惟蘇州學肇基於范文正公父子學之左别有廟而櫺星門南不十數步即畫於鄰垣於是旁趨東偏以為門而地勢鬱塞大弗稱盖鄰垣之地廣袤若干畝在宋為錢氏園及元而業更甯氏先後為郡者屢欲拓之然不可以力得至正閒郡守六十公乃以學廪之羨貿其地

於甯開得其三之一曁入國朝前國子祭酒魏公以正學碩德出守茲土政修令行大修廟學而宏博壯麗實踰舊貫未幾開說公化盡以其地歸焉公因命教授貢頡之繪圖而經營之郡人士願出私錢以助乃通道自櫺星門以極于南城之涂凡若干丈故有洗馬池適當其前又有狀元晝錦兩坊適拱左右遂表文廟之道於洗馬池南而架梁以入其道南北之半故又有假山山之陰有池曰來秀其水自太湖入南城之池注之來秀

自來秀南流則匯之洗馬而止其北流則歸學之泮池而止又即來秀池南闢假山遺址為門以正南面焉至是而廟也學也出入之道殊矣故入其門則循池之東以趨于廟出其門則折而西又折而北為梁渠上者再以達泮池之梁始趨于學示神人之不可雜也方廟學告成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既為之記顏之以為此一役也范公所未得為而魏公乃得為之始終幾三百年而廟學大備有不可不特書者爰以狀使彛記之彛

也幸從公游不敢固辭於是具書公建門之績與歸地始終俾刻焉至如孔子之道萬世遵行者孰不知之茲不敢勦說而瀆言之也門之新作在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至十月丙申落成糜錢若干役工若干魏公名觀字杞山武昌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稱之曰蒲圻先生云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胡儼

姑蘇東吳大郡也學宮又東吳之冠也五十年前余嘗至其處而周覽焉喜其地勢之廣衍而惜其堂宇卑俯

有弗稱也時典教者對余徒有興嘆而已今年秋九月教授豐城何澄校藝還自閩述其郡守况侯伯律興作之勤求為之記大成殿及兩廡作於正統丙辰明年作至善堂作後堂又明年作明倫堂作齋舍作射圃凡為屋百間度材庀工載石陶甓與夫經費所需咸得變通之宜越三年而後成髙明壯觀戛超於昔丹碧輝映光彩聿新况侯之奉揚文治以淑邦人者於斯盛矣而師友之朝夕相從得以依乎廣居以安其息游以移其氣

體者何其幸耶學宫之建久矣唐刺史李栖筠始增置學廬至宋景祐初范文正公典鄉郡歎學政之廢因州人朱公綽之請上其事于朝得賜田五頃乃割錢氏南園之地以建焉初公得地於南園將徙居術者謂世出公卿公曰與其貴吾子孫於一家孰若吳士之多賢也遂以其地充學宫延師儒教育生徒而安定胡先生首居之嚴師資立教條經術治道明體適用之學表見當時實肇于兹而文正公之嘉惠斯文其用心不亦仁且

廣乎今況侯協謀侍郎周公重為興建蓋亦聞文正之風而興起者歟大抵國家以育賢為致治之本賢者以務學為致用之資而守令又所以承流宣化者也夫為政者既能盡其職矣而士君子之居業於斯者可不知所務乎必也息紛華功利之心盡以求夫聖賢之本領切磋磨礱之益無忽乎師友之講明由是以德行尊顯則禮義興而風俗厚以經術進用則心術正而功業著矣況侯余鄉人也其善政既已誦於吳人而斯舉尤為

知務故樂為之書俾來者有所徵焉

重脩蘇州府廟學記　金幼孜

蘇為東南都會學校人材實為諸郡先昔宋景定閒范文正公仲淹請于朝始建先聖廟學于吳蓋割錢氏南園之地而為之者也荏苒三百餘禩荐歷兵燹屢興屢廢而比年以來其學舍文廟傾圮漸不可支永樂甲辰秋臨江陳孟浩來典教是郡顧而嘆曰學校風化之本乃不振若此其何以稱崇仰以作興士類適監察御史

李立按治吳中孟浩以其事白之乃力贊其成爲㝡大家富室之有力者俾出金穀而恊助焉孟浩復與訓導馬壽錢紳韓陽各捐已俸以爲之倡於是鳩工庀材首新大成殿增飾塑像次新明倫堂旁飭齋廡室廬次及池橋亭檻階戺垣墉靡不繕完是役也工不勞民費不出官而歸然更新於一旦之頃往來者但視其成而不知其所以成也孟浩請予記其事予不敢辭則爲之言曰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耶士

游於其閒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若是者豈徒託之空言蓋欲明其道以充其性容察於幾微致謹於踐履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極於廣大此則學之之要而所以成己成物者不外是矣吳素稱禮義之鄉宗工鉅儒後先相望它未暇論有若吾文正公之清脩博雅文章事業光明俊偉至今為天下後世重士生於斯游於斯必取法於公無眩於邪說無奪於利誘充其內以達夫

外它日出而臨民則思為良吏立朝則思為名臣真履實踐以求無負於所學無愧於先達則吾孟浩所以拳拳於斯文者豈空言而已哉因悉記其事并書其說如此俾歸而刻諸且以示後之典教事者尚思自勉以繼於無窮焉是為記

蘇郡儒學興脩記 徐有貞

蘇為郡甲天下而其儒學之規制亦甲乎天下是盖有泰伯至德之化子游文學之風安定師法之傳在焉不

徒財賦之殖衣冠之盛也學之建自有宋越有元至於我有明幾五百載其間廢而復興毀而復脩惟牧守之賢是賴其人在郡誌可攷已然近自正統景泰之際國家多故學寖以敝爰歷數政皆嘗有意興脩而弗遂成化初元今廵撫都憲瓊臺邢公之為守也因荒圖豐革故圖新曾不朞月百為具諧於是教授南昌程君蘭司訓餘干張君憲山陰李君璞駱君巽協議以請於公公曰是吾志也乃相舊規有仍有改而一新之若大成殿

若戟門櫺星門若尊經閣若明倫堂則皆仍而新之者也若先賢祠若會膳堂若四齋暨直廬若射圃若泮池之橋則皆改而新之者也經始於丙戌之夏落成於丁亥之秋凡在學者訢抃胥慶㑹邢公既升而巴渝賈公來繼其政謂斯文盛事不可無記之者因率學職諸君來以為請予郡人也而有子在學於學之興脩亦同其慶焉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夫學之作興在乎君長化導在乎師儒而進脩之功則在諸生之自勉焉爾凡為學

者所以學乎聖與賢也學乎聖與賢者葢將希至乎聖與賢也希至乎聖與賢者而可苟哉其必也繇乎詩書六藝之文以通乎唐虞三代之道處焉進脩焉而為之德業出焉施設焉而為之政事堂堂焉表表焉以立乎天下若陸敬輿之於唐范希文之於宋庶幾哉始而希賢終而希聖不惟其言惟其行不惟其名惟其實窮惟斯達惟斯憂樂惟斯成乎已也惟斯成乎物也惟斯使世之論者謂吾蘇也郡甲天下之郡學甲天下之學人

才甲天下之人才偉哉其有文獻之足徵也斯於作興

化導之意為無負矣

蘇州府重脩儒學記　王直

國家稽古定制建學立師以陶鑄天下之英才使各成

一器而天子垂拱于上以收平治之功其義遠矣人生

顓蒙方其幼也茍無禮義以漸摩之逮氣充血盛慾竇

潜闢鮮不傷倫而敗度先賢之為政者緩於刑戮而急

於教養良有以也蘇為東南大郡土沃民繁家衣冠而

戶絃誦泰伯揖讓之風儼存然性頗輕脫鬬好爭訟亦有夫差之遺意焉茍非學校之教提撕警覺又何以矯其輕而歸諸厚哉學宮在郡治之南可一里許舊傳為錢氏南園文正范公購得其地而創之歷年既久雖屢經營繕卒未愜大方之觀今太守四明姚侯下車以來政化大行毅然以脩舉廢墜為已任視篆三日敬謁吾夫子之廟而拜之次及四配十哲兩廡諸賢見其神像欹側柱礎傾斜至有不蔽風日者慨然歎曰為郡者之

責也亟欲一新因白廵撫都憲萬安劉公廵按侍御南郡袁公咸韙其言或曰年歲未豐人尚缺食驟興土木之工第恐事未成而憂先至也侯曰不然吾上不窺府藏之蓄下不庸科斂之財以義制事而身先之胡為不可況此名邦寧無一二仗義者而副我乎於是首出俸資若干為衆人勸既而聞者四起爭先投刺惟恐居後因命訓導周謐以董之斧者鋸者髹者塗者不期年閒厥功告成大成殿明倫堂兩廡四齋尊經閣至善毓賢

二堂道山觀德二亭櫺星門學門儀門罔不脩治復絲飾聖賢及歷代諸儒神像築杏壇一區立狀元解元二坊皆親書其扁撤文昌文正二祠移諸奐闓見者駭愕郡之耆艾私相謂曰吏不驚而民無擾何成功之若是也教授臨川黎擴與予有鄰郡之誼走書謁文以紀其事予自謝病南歸久踈筆硯固辭之而不可乃勉為言唐虞之世比屋可封無他教之至也三代以降雖沿革不同其文獻猶有可觀者自秦罷侯置守為吏者止知

薄書敲朴而已尚何暇以歌青衿采芹乎侯之此爲度越前人遠矣侯名堂字彥容由名進士拜冬官主事陞郎中出知廣信累著能聲因丁內艱蘇守告闕都憲崔公時廵撫江南每難其人方會議京師聞侯服闋立請于天官冢宰而假之衆論稱屈崔公曰屈之者所以伸之也不遇盤錯利器何甄茲而果能稱其言而光闡之不趨衆向顯揚名教激厲風俗雖文翁造蜀豈是過哉吾知蘇之人材逝此必倍蓰矣他日棟明堂器清廟楫大

川必有勝其任者則侯之功豈可泯乎因書以告來者

脩蘇州府儒學記 陸釴

詩稱既作泮宫春秋書丹桓公之楹夫泮宫實修之而云作者以見修廢之功擬於創制而一楹之丹孔子不遺者豈非以尊室在所當愛哉蘇州郡學自范文正公割南園地為之而規模始著自後好義之士尋源索本往往歸重於兹故或為之增置齋閣或為之附益田租開建恢擴日新月盛而豐碑大刻紀載鋪張者亦不敢

後焉其意豈不皆然哉國朝文治日興崇奬尤甚學宮之修迨逾百楹生徒之衆亦克稱之教化之隆於兹見矣成化甲辰襄城張公邦鎮來按兹土視學之暇徘徊顧瞻見其規模雖宏而朽弊相繼棟宇雖完而凋落漸興以為天下之事為於其細者易為於其大者難與其為於其難孰若為於其易於是審其輕重緩急之宜而圖起廢更新之意視其可易者易之可因者因之晦者飾之腐者剔之撓者葺之經始於談咲之餘而陰益前

人之功成永固之業信哲人之為有見於幾先哉學功告成而公以代去貳守毛公廷美實䕶其事覩成功之難嘆曰襄成公茲舉非徒上安神祀下悅衆心實所以詔我後人而興起後學也盖君子所重人咸重之君子所忽人咸忽之公重於學校如此所以感發奮厲者已在於不言之表矣且其規畫財用出於散漫收贖之餘而選徒用人在三時閒曠之日事成而人不勞吾徒不知所重焉豈理也哉於是伐石走書幣請余

求文其上余時方負罪憂居謝不敢受而諸生皇甫信朱華道毛公意勤懇諄複累累不已余曰古人大功廢業又曰三年之喪對而不問孤豈敢為毛公惜哉顧其情有未安而禮不敢違耳於是二生據余庭柱閒相持者移日務於得請余乃重違毛公之命又感二生之專勤以為若玆者將安所處乎古人為邦君之命固有要經而從事者吾敢取以為口實可乎於是再拜而受之竊惟儲養樂育登崇俊良此上之所以寤寐而不忘者

然勢不能周悉而憲臣者耳目所司所以延訪而博求者也張公其知此者乎自余家居聞公修崑山學修太倉學又修郡學三學賴以完整而生徒有歸教學得所張公之功也異時歌菁莪而詠棫樸者非公其誰與歸公能舉職毛公能奉命不忘其艱是二公者皆所當書而復附余辭受之說者蓋其事關風教余苟得所處則諸生將領於余使其失焉必將以咎於余而余因得以自省豈不可乎故併書之為記

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于治也歟寬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邱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于櫺星之西更為門于泮池之北以達于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為事者其尚修之葺之以無隳其成功也哉

長洲縣學記　金玭

長洲蘇之負郭邑也自唐武后始割吳縣之北境為邑而未有學嘗假浮圖氏之室以為焉及元即長洲驛舍建孔子廟甚隘弗稱後至元三年縣長元童擴充之廟學始備越三十八年歸于我朝閒嘗葺之而新者復敝固其所也洪武六年知縣京口張翔躬率寮佐捐俸面諭羣士輸材木之朽者易壁之漫者圬由內曁外靡不用工前大成殿後明倫堂及中門左右廡傾者支闕者補敝壞已極不可支補則撤其舊而新之齋後曾置鑪

亭各一所又敘公廨三間及學門於廟之右泮池駕梁圃構亭伍射置各得其所而墻垣之周觽然壯麗重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延陵季子以下先賢凡七人興學有祠以示有功於學者必報於是長洲之學既完且美教諭周敏書來徵記余謂官之修學職分所當而能加意勤力若是葢可尚已至是士之為學其當加意勤力甚於官之修學可也茍官修其屋室而士不修其行業則游居於學者將何為哉士之為學雖不止乎是然來

是而勉勉勿怠異日學術大振端自今日學舍一新始俾見聞者莫不敬慕不其偉與此亦邑之職治教者之所望也

蘇州府長洲縣重建儒學記　吳時正

學在郡城之艮隅創於前元至正中迺成化壬辰五月廵按監察御史古趙鄭君銘提學監察御史浮梁戴君珊行部至茲會郡守鄱陽丘侯霽始至展謁廟行學禮顧瞻庭宇湫隘弗稱歲久將壓不治咸歎曰是我輩責

也將撤而新之俟任其事持以告廵撫右副都御史古汴畢公亨因出公帑羡餘金爲相邑令余金視職爲親恭勤夙夜主簿劉恩委命之嚴守敦厥役貲裕出公材貞且良百役具興羣工和會始工於是年八月迄工於明年五月左廟右學式如恒度正屋四柱兩序拱向棨戟門列櫺星外闢廟之規也講肄有堂合食有所庖廩對峙燕私區别學之制也輪奐翬翼丹青黝堊稱所宜有因或不備落成之日鄭君率屬長貳師生釋菜禮容

恪恭氣象彌新黃白之叟衣冠之彥環望咨嗟知所感
奮於是敎諭陳裕與諸講下欣慶厥美謂宜有述乃具
興作請丘侯記之侯惟不伐是崇遜出為誼能示不能
問道旨者手書糸幅敦勸生員王泰何天衢遠屬時正
執筆自揆舊殖老益繁蕪敢請固辭二生曰此太守之
意亦泰等師生意也可無辭乃作而言曰道原於天而
委重於聖人聖人身備斯道而繼天立極君焉有堯舜
禹湯文武斯道行於天下臣焉有皋契伊傅周召斯道

行於其君運際亨嘉治隆熈洽不可尚矣吾夫子生於周末適丁衰否道可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不君之徳可臯契伊傅周召而君不臣之然吾夫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聘歷諸國轍環天下卒老而歸繫定删述傳諸弟子以詔方來天之道以明地之理以察人之極以立兩儀奠位萬物化成是以功云賢於堯舜恩云同乎罔極學以宗之萬世無違廟以祀之天下靡閒惟蕩蕩巍巍固不以廟學而加隆汚然而由學尊廟恒兆乎顯

之化因廟表學式著毓才之重化理攸繫不亦大哉因計兹學多歷年所衣繡分符幾何人也閲歳月之如流樂因循而靡事果何心哉今諸君子於視政之初志惟本始式克從事協心一德不朞月而有成固知風化急所先務其重道興賢端有徵矣維兹髦士有聖賢為之依歸有師友資其講習有饘有居得以優游厭飫於詩書禮樂之域者可不知所自而自勉哉我國家列聖相承道德致禮動必吾夫子之道是准而必有夫子遺經

是稽異端他道不得雜之亦既邁越前代以還虞周雍
熙泰和之盛矣其所以建千萬年無疆不拔之丕基而
有以資夫股肱耳目左右後先者正有望於後賢也維
茲髦士幸際昌期窮經致用惟患無之弗患有之而弗
庸惟患不能行知而不能行於窮經也奚為易曰忠信
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見辭之必以其
實也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知藝之當後
於實踐也無徒富口耳美文華而亡實行惟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之敎以無負國家作養之盛心無負諸君子重道興賢之至意維藩維翰為柱為石庶幾臯契諸臣事業堯舜君民尚在諸髦士之自勉也若夫諸駿奔執事姓名工費材具數目則并載之其陰

直隸蘇州府吳縣儒學重建記 楊榮

蘇為東南望郡吳縣蘇之望邑也儒學為一邑之望而或施教無所瞻仰不稱善為政者得不究於心乎然興學盛事改作大役也舉大役而使勞費一出於民其得

無怨嗟之聲而克底完美者乎若夫知所究心事底完美而不動聲色得不難其人乎吳縣學舊在城西南隅實興坊其地卑隘廟學皆簡陋旁逼軍營喧雜相接春夏水潦四集墻壁傾仆誦習常輟郡縣之長貳暨師生往往興慨欲遷改之而未有能當其任者宣德七年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君忱奉命撫廵東吳諸郡偕知府豫章況君鍾同謁廟學見其不稱因協謀更造之得隙地于縣治西南視舊學地廣四倍高爽平曠衆咸謂宜況

君具其事得請于朝二君復相與議曰是役不可重費吾民遂計郡之諸倉所積葦席得五十餘萬鬻米可五千餘石凡材石陶瓬之資匠作力役之需悉於是取給而一毫不干於民復擇耆民王信董其事經始於宣徳九年冬十月訖工於明年夏五月以日計之二十三旬有奇成功速而人不知其勞享禮有殿講誦有堂藏書有閣宴休有亭以及門廡齋舍庖湢各以序列通為屋以間計之二百三十有餘材用堅而人不知其費其既

成也父老歎曰廟學不稱久矣一旦更新於數百年因循之後而不以病民帑之積屢矣昔也不侵盜於吏胥則腐化為埃塵今乃以之成一邑之偉望何其善也既而教諭李讓等具其始末走書京師求予記惟學校王政之首教化之源也我國家列聖相承興學育材六七十年於茲矣校庠之盛振古未有是以絃誦之聲郁郁渢渢溢乎遐邇而賢才輩出裨贊鴻化後先相望亦莫不由良有司欽承德意以振作之然其政作有方若吳

學之建者亦不易得也二君子信謂善於究心者矣來游於斯者尚知力學求道篤志勵行期不負聖明造就作養之仁將必效用於時垂芳於後以為斯學之光則二君子之用心亦必傳誦於無窮矣是為記

吳縣脩學記　吳寬

蘇多屬縣惟吳之建最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為近葢學初偪於西城甚陋宣德乙卯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與知府況侯始遷于今昇平橋東可謂美矣然人復以

為有可改作者門徧而不直爾前令仍舊皆未暇及曾

監察御史海陽吴君一貫巡闕

里也於今以文獻稱天

下然其學宮雖舊而世敝未之收科目雖盛而世風未之

振論者病焉先為是邑者率惟簿書會計徵科之急而緩

於學事成化改元之秋澶淵甘侯實來令是邑即詣學周

爰顧瞻慨然以興脩為己任乃咨于學官及邑之賢者圖

惟載度之而次第營爲之以明年春蕆事及秋而文廟禮殿洎左右廡櫺星戟門像設祭器罔不畢具又明年春及秋乃脩子游之祠繼葺明倫之堂志道據徳之齋建育賢之門闢觀徳之圃架泮池之橋暨治師生之舍庫庾庖㷊周垣坊表罔不畢飭盖自經始至於落成載歷燠凉爲日三百有竒而廟學規制於是乎稱湖廣參政邑人錢君景寅以書來曰願有記於截興學之舉甘侯惟能矣然吾於二三子尚有所諗焉夫上之爲教未嘗不欲其古若也下之爲學亦未嘗不欲其古若也考其

成功卒未古之若者何哉豈其爲教與學之實與古異與其在上者不可詰而在下者猶可諉也古之士爲道德不爲功名不爲富貴今則或惟富貴之爲而已爲乎道德而功名在其中爲乎功名而富貴在其中爲乎富貴則出乎道德功名之外矣安望其能古若哉夫言游氏天下儒學之先哲而常熟之鄉先生也其於孔門以文學爲稱首而其言學必曰道曰本曰禮樂之原及其行事見於魯論漢記彰彰焉然則其爲學也豈徒文哉盖子游之學之道仲尼

之學之道也仲尼之學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之道也學惟其道雖窮而在下可樂也學非其道雖達而在上可恥也古如是今亦如是不如是不足以言學吾願與二三子省之由子游以求乎仲尼由仲尼以求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於道也若泝流而求源也由一心而運之天下小試而為絃歌之治大行而成禮樂之化庶幾哉其古若爾矣吾願與二三子勉之甘侯名澤字弘濟以名進士為才御史進憲副敭歷内外以言詘為邑於斯其信復

陛也有公道存焉其所資以圖成廟學者教諭樂安謝紘訓導嚴陵諸倫開封高旦及邑義士錢昌劉儆耆彦徐暘曾昂也

吳江縣重脩廟學記　趙寬

國朝之制縣必有學學必有廟天下皆然然有脩飭者有荒陋者各視其地之文獻及作興之人何如耳學所以明人倫育英才欲其寬閑靜深以為士君子進德修業存心養性之地廟所以尊祀聖賢報本追遠欲其高

明嚴肅然後人望而敬有以興起夫景仰企慕之心吳江廟學自宋元有之正統中廵撫少司空吉水周文襄公始拓其基宇而改𠛬之規模宏敞它邑莫及也歴歲既久日以頽廢弘治戊午春寛以刑部郎中奉使湖南便道鄉閭祇謁先聖廟庭顧瞻宫墻周覽區宇輪焉奐焉鳥翼翬飛丹雘焜煌照映雲日殿曰大成門曰列戟曰櫺星祠曰鄉賢曰去思堂曰明倫齋曰日新曰時習以及神厨神庫膳堂射圃學官之居諸生肄業之舎倉

庚庖湢之屬昔之卑庳者今則增以崇昔之毀敗者今則完而新昔之污漫者今則潔而明衿佩之士絃於斯誦於斯藏修息游於斯皆得以安其居靜其慮大肆其力於詩書禮樂之場而無喧囂之雜湫隘墊濕之憂予喜而問曰孰為之哉何若斯之盛也衆咸曰此吾邑侯之嘉惠也吾侯下車首務斯文近日司寀妝者所未見也予因問繕工之始末曰侯以丙辰之冬來至任經始於明年暮春之初訖工於孟夏之終問經費之所出曰

取材於官而役力於民民欣然趨之命陰陽訓術吳鍳敦匠事鍳公勤有幹畧長於料理學諭髙君督視之尤加意焉故其成速而精予聞而嘉之侯之政豈不異哉侯以進士釋褐來宰邑視事之初錢穀獄訟案牘山積宜若不遑它務者廼能從容有餘以從事於教化之地其才力優於人遠矣世之好興事者厲民惡勞民者廢事令也有子來之樂而無疾首蹙額之怨此何以致之哉秉彛好德人之同心矧吾邑故文獻者侯因民所欲

而使之宜奔命之易也教化行而風俗美思樂之風作而棫樸之士興焉必自今日矣高君與司訓林君陳君聞予言請書之將刻貞石詒來者予辭不獲遂書以歸之侯姓郭氏名郛字于蕃廣平肥鄉世家也廉明嚴肅達于政體治邑一年而良法善事具可稱述不獨興學之美云

重建崑山縣儒學記

謝遷

崑山縣學在城之西南本宋元以來故址國朝正統景

泰間知縣吳昭者嘗改建焉殿堂齋舍咸具歷歲既久頽敝滋甚有司者未之能新也成化癸卯今副都御史襄城張公淮時以監察御史節按歷兹邑見而嘆曰是而不為將安為乎適縣無長吏即命府判沔陽邵福春陵李智董其事鳩工市材購鄰地以拓其基創新易敝增隘就廣辨方正位期年而落成其重門大庭巍然學宮之前者曰大成殿殿之旁兩廡列焉堂有三曰明倫曰育賢曰退省齋有二曰居仁曰由義設門于退省堂

之前曰自修築亭于射圃之上曰觀德而凡鄉賢之祠師生之舍庖廪之次罔不完且美焉葢爲屋以楹計者百三十有九垣以丈計者二百三十至於籩豆簠簋之屬亦考博古圖式參以今制更造二百四十餘器當時未有記其事者頃廵撫都御史四明朱公瑄行部至崑周覽庠舍而嘆張公之功有不容泯焉無傳者於是知縣張侯鼒適以考績來京遂承朱公之命請予文以紀之予惟自古帝王之理天下莫不以求賢爲務然不先

養士而能得賢者未之有也學校者士之所居以業其業者也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無可居之地而能致力於學者鮮矣又焉得賢才以為國家用有能作興學校如張公者厥功不已多乎崑山為姑蘇鉅邑素稱文獻賢才輩出代不乏人載諸簡籍班班可考其尤著者理學如李衡志節如范成大勲業如衛涇皆一時之傑士生斯地嚮方樂學有由然矣矧又有為之作興者哉固宜奮迅激昂十倍於尋常也然學之道奈何曰是不

難知也今夫室必有扁勸戒存焉諸生藏修游息朝斯暮斯顧其名而思其義接乎目而警乎心登明倫之堂則思吾之倫果能明矣乎入居仁由義之齋則思吾之仁果能居義果能由矣乎踵自修之門則惕然曰身其有未脩耶憩觀德之亭則瞿然曰德其有未成耶動靜語默不愧乎退省之私切磋琢磨不負乎育賢之意用是而日俛焉以古之聖賢與鄉之先達自期待雖所至不能盡同要之皆實學也外此而為學則非吾之所知

也已予既述其事之始末并以是為諸士子勵云

嘉定縣重建儒學記 陳鑑

為治莫先於教非教則不知天地所以為生之理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將淪於異端邪説之歸此先王特重民教而不敢後也三代以上無弗學之人無不學之地乃有可封之俗而無或媮之民降而叔世利波一興義源就塞沈酣於嗜欲顛㝠於譎詐而不自知其入於異類也故世之善為治者必先於學學立而後禮義興禮義

興而後民風厚民風既厚覬夫世之大治得矣彼迂人俗吏謂非首務而慢視之豈先王建學教民之本心哉我朝法古為治上自國都下及邊鄙莫不有學所以餘百年而禮義興行風恬俗美號稱大治良有以也吾蘇嘉定學自有宋創邑即有之在邑治巽維有廟有廡有門與堂左通津右周行前慮釋氏之居涸雅也壘土以障之由始建迄今而人材彙征民風加厚非地之有學學之有教然乎歷歲滋久不無毁陊天順改元吉水龍

侯晉由名進士才御史以　廷諍有忤出令茲邑下車謁

廟即以興脩存念每兢兢焉越三載政通人和於庚辰

之歲集邑之尚義士于學飲食之示以規恢之計衆欣

然唯喏勇於必行遂相率聚材鳩工必良必勤若大成

殿櫺星門齋廡則新之明倫堂直廬倉庖則葺之土山

以増崇教官廨宇隘于路隅則市地以移置經始於是

秋八月至明年辛巳季春落其成敞奐明塏規制宏麗

欝然爲江南學校首稱介予友駕部副郎邑人范誠夫

來京請記之夫天下之治不難而難於知所先天下之為不難而難於無所擾知所先則協人望而不勞無所擾則不殫力而畢辦人徒知是邑之民見治於侯之速而不知繇乎禮義以興行人徒見廟學之興弗勞乎民而不知由乎禮義以倡率苟無其方則借耰取箒德色誶語立見於父子間況令之與民上下懸絕如此哉民弗之從則無以遂計其規恢學弗之建又何以致興夫禮義哉欲求善治皆妄而已然則侯何以得此亦曰德

孚於人而民信之之謂也故凡教于茲學于茲游歌于茲舉以俟之心為心足於已無待於外處則可以善一鄉出則可以善天下所以為生之理為人之道昭然白之千百世而不泯教學於人其功用若是其大耶俟以勞績懋著進守大郡吾知他日持是以善天下亦不出此吾黨之士可不相與勉哉

崇明縣脩廟學記 徐有貞

成化紀元之六年崇明縣新脩廟學成迺秋八月上丁

既釋奠於先師其教諭武平胡泰司訓餘姚李君義宜陽王巖率諸生陸孟剛等具是始末來曰惟兹廟學之新寔今知縣事廣信汪君士達之績也願有記令天下惟崇明新造邦其始本海涌之沙也沙積而土又焉土又而民聚焉民聚而官興焉然在唐為游徼之鎮在宋為摧鹽之場時猶未入職方也乃自元及我朝始為州隷揚於江外今為縣隷蘇於畿内縣雖江外縣為重刱殿國艮維鍵制海道其重睎諸赤縣又加焉故雖一邑而

常宿重兵守之地之重則官守亦從而重然以沙塗之壤中海而居風濤之所齧蝕蛟龍之所齚齾靡有定時故自入職方以來僅二百年而城治之徙者三矣城治徙則學宫亦從而徙焉蓋地之勢北高而南下故徙而益北至是垂六十年而民無昏墊之虞城守則可謂固矣而學宫則或成焉或毀焉成而毀也則易毀而成也則難城治任在守令得自為也學校任在教官而教官不得自為為之亦在守令爾然自洪武以來為令於斯

者歷數十政矣而其於城治於學校爲之而能成之者
惟前令永平王允威及士達爾蓋二君皆名進士也允
威以才猷治行累遷郡守方伯至都憲自其去崇明後
又更數政政屣事褫迫兹繇士達振之士達才猷治行
與允威縣同而勞績加多其爲之成之不惟廟學而廟
學其尤用心之至者也若大成殿若明倫堂曁兩齋則
因其故而葺焉者若戟門欞星門曁學宮之門若兩廡
則拓其故而造焉者若廟之神厨及牲牢之所若泮池

及池上之橋則皆故所無而今剏建焉者若諸生之號舍僅數楹今則益而廣焉至二十餘楹學宮之墻故卑且隤幾無完堵今則擴而崇焉為周垣至八百餘丈廟階之前隘且弗嚴今則闢而為之衢道中衢立科第題名之牓而以禮門義路其左右焉規模斯壯氣象斯新士之游居者為之興乎志趣往來者為之聳動乎觀瞻斯已盛矣及其治事之餘時造學中相與課程諸生又延禮鄉賢翼而廸之凡可以策勤勵惰者罔弗盡其方

此吾徒所以願記其績者也至若崇明之城故土壘也今則甓而堅矣社稷諸祀故荒墟也今則坦而肅矣縣治故無譙門則作之門海航無艦則作之艦涉川無梁則作之梁自部使者之署及屬官之廨無弗飭焉此又通邑之人所以願記其績者也予聞而嘉之夫邦新造則難乎治兵民雜處則難乎化於此而能治能化之餘其無難爾矣昔范忠宣公之知襄邑也自公守學校至倉廩一新焉擇賢以教而時躬勸學者宋史美之至今

有耀也士達其聞忠宣之風而興起者歟使繼今日以往加懋而弗已則其功名事業豈惟儷美允威乎將匹休忠宣矣此予言所以為士達發也若夫講道之功成材之效則在諸為師生者懋焉於是乎記

太倉州儒學記　祝允明

初兵部尚書徐公晞言天下武衛無有司可附者得輙立學宮便詔從之正統戊午太倉衛士查用純以衛與鎮海二武守共一城請如制合建一學報可廵撫周文

襄公恍董其成張内翰益沈處士魯紀其事弘治十年丁巳昉造州署正百度學制随以更初守襄陽李侯為之補缺飭弊又添闢仁恵齋事事維力他日學正甘君澤等請於侯委允明記之惟天下之治在君臣相遇其治之道一而古今用殊古之用人者二曰士曰民今之用人者二曰文曰武古之為學也由明徳知類由弦誦由論政以及獄訟師旅之講習咸是出凡民之秀者業于是為士逮入官則文武具矣随用以成勲其民則官

者教而用之故於時文武不角立甲冑無專官縣學校一地盡之矣後世裂而兩之苟手任五兵不必讀書為從政然其後也勢終不可若是以班故復為齊量挈束文得綜武武不得以獵文如官之分典也六而兵刑各其一刑者小兵兵者大刑是皆武道財萬幾一耳至鎮巡藩牧凡百官守孰可不孰干戈以衛社稷若是者咸來自學校是竟不違先王之所以教也夫惟是所以教之地若術弗可異而文弗可以弗右聖人鏡機而操樞

乃地衕合于一右文焉勧庸以妝始時無學士就邑校以興洎學設乃彌盛於是文學政業詰戎祥刑麗六官襄萬幾后先煒然有功稱得地與衕校然著已今更一甲子而學還文制聖人右文意逾至則士也大奮興鋪閎勲歸鴻稱聖人意也應復奚若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斯之謂歟愚小子竊幸列下士仰沐皇澤敢不是賛凡宫頖規度前纂有揭及陸大參容嘗疑所傳禮殿為宋故與學址為萬戶官第者當失實州志述其説

矣維更制之闕所以仍舊貫作新民承聖人意以通吾君臣相遇之機者厥功在當道昔李路將以民社廢學而夫子惡之茲又何敢弗著綱維者都御史朱公瑄彭公禮御史方公誌王公鼎劉公丙王公約袁公經郡太守曹公鳳及李侯端也參佐其務者州同知周君明丁君隆判官陳君璽龔君詔黃君譜而典教席者甘君及訓導林君珀鄒君紈李君相周君幹云

科第題名記 徐有貞

皇帝嗣大歷服之三年命監察御史臣選提督南畿之
學政錫之璽書以行臣選既至乃勅知蘇州府事前御
史臣奭圖之曰明主之於學政意亦至矣惟是興王根
本之地治教所先人才所出實宜加盛於天下璽書所
諭教條謹已宣布惟中吳自有國百年來歷科所第之
士策名天府亮釆中朝熈績方岳者於今為盛然而題
名之碑其猶未備非闕典歟爰考洪武初科以下至於
今茲凡蘇之士之登賢科者得若干人並以年第先後

次序其姓名而勒之石立於府庠明倫堂之中左臣選臣
輿謂臣有貞宜為之記惟夫科第之題名所以為榮乎
士亦所以勸乎士也天子題之於國學所以為天下之
士之榮之勸也部使者與守臣題之於郡學所以為一
方之士之榮之勸也然有為榮勸乎一時者有為榮勸
乎百世者則係乎其人焉若漢之董仲舒公孫弘皆以
賢良舉者也一則正誼明道一則曲學阿世唐之裴度
皇甫鎛皆以進士舉者也一則忠以獮其君一則奸以

蠱其君宋之司馬光王安石亦皆以進士舉者也一則
以義治其國一則以利亂其國方夫舉也各當其時揚
王廷顯天下其為榮蓋等矣矧乎曲妨正奸媢忠利奪
義時君惑之時人黨之且將以彼加此其為勸亦未必
知所適從也至於世之既殊事之既異公是公非既有
定論所在則其人之臧否誠偽乃始判然一以流芳一
以遺臭一以傳美一以取譏一則為科第之光一則為
科第之玷以此視彼奚啻薰蕕鳳鷃玉與石之相遠哉

是故榮勸乎一時者不足貴榮勸乎百世者乃可貴耳雖然榮與勸在人者也非在己者君子亦求其在己者而已於是乎記

蘇州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徐有貞

初御史臣選之至奉宣璽書布敎條已即與郡守臣奭協圖所以興學勸士者既集國初以來甲科之士之名而記之矣或以不及鄉貢為言於是又取乙科之士之名將續之記乃復屬筆於臣有貞臣有貞嘗竊論之夫

進士之稱昉見周制蓋才德之成升於王朝者也然惟以實論士未嘗以名設科科之設自隋始唐宋因之以至本朝其制雖有損益而每加重焉蓋兼明經宏詞對策諸科而為之有鄉試有會試有殿試鄉試貯古之里選會試貯省考殿試貯制舉自鄉過省乃分甲乙之科甲升大廷謂之進士乙列校官或入胄監以需後舉謂之舉人在古皆進士也而今分之曰甲曰乙由是世之待之或以上焉或以下焉士之得之或以盈焉或以歉

焉何也曰夫科名有甲乙一時稱謂然耳豈萬世論哉皋伊孔孟何有科第故未有科第以前不必論自有科第以來士亦多矣若濂溪周子若共城邵子命世大儒豈皆出於科第耶其不由科第者不必論自其由科第者言之昌黎韓子文師百世者也而其科名乃與張童子一列考亭朱子道師百世者也而其科名乃在王佐榜第五甲彼童子固不足齒佐之學術世亦無聞以是觀之何者為甲何者為乙然則論士者可以科第甲乙

為上下耶士之自處可以科第甲乙為盈歉耶彼以為上下為盈歉者皆非矣儒先君子葢嘗以為非科目得豪傑乃豪傑由科目以出耳凡今之士以是為出身之途可也以是為立身之道未可也夫惟不以一時之名為名而以萬世之名為名者其庶幾乎所謂豪傑之士哉是故叔孫氏之論三不朽惟立德立功立言而已孟軻氏之論大丈夫惟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已臣有貞於論科第亦云

蘇州府社學記　徐有貞

言吏治於三代之下而能以教道為先務固君子之所為也然知此者鮮矣若吾郡太守朱侯其知先務者哉初侯之至也既行三學率儒官敦教事則又以為古之學者必自小學而入大學蒙養既正而後進之以成德故其所至之大非後世之士所可及焉今三學之官之所施者固皆大學之教也然鄉校不立小學教弛士業失序躐等以進安望其才之若也圖所以立之其責獨

不在於為郡守者哉乃行視郡城清嘉坊之東有地焉負陰面陽挾爽塏而臨高明卜之食謚之地主繆賢氏賢固善士亦樂以為學宫也遂獻之俟乃鳩工庀材審方定位中作講堂旁闢兩齋又相其左建祠以祀先師朱子而以鄉先生之應從祀者配焉繚以周垣鍵以重門廩庫庖湢無不飭具經始於正統丁卯之秋落成於戊辰之冬禮聘閩儒陳寛孟賢鄭鏐德輝以主師席選吳長洲二邑豪士之秀者充弟子員而教之遇三學之

士有闕員者則進其良以補焉侯於臨政之暇輙至學引師儒坐講堂進諸生親課之以故民間俊秀彬彬焉興於學有古鄒魯之風於乎侯於是可與漢之文翁唐之韓愈宋之范仲淹異世而同功矣或乃以為迂濶而不急於事非也夫事立以賢賢立以教苟不知尊君親上之理而求其仗節死義之行烏可得哉故當經綸以濟世用必明義以正士習君子之為固異於衆矣吾故以侯為知教道者侯名勝字仲髙金華人也以經術進

自秋官主事遷郎中奉勅出守武昌而徙吾蘇廉公明恕有守有為蓋無愧古之循吏即建學一事餘可以類見云

鄉飲酒碑銘 王𪟝

皇明既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令俗還古道為千萬世計惟鄉飲酒䜌近代以還蔑之有講洪武五年始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斯禮而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實守蘇州奉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尚恐未能宣上德

意是以明年復參考儀禮以授經歷李亨教授貢頴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校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菜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於郡學其大賓為前進士魏俊民介為先聖五十四世孫思賙僎為推官王芳三賓為范廷徵衆賓為邵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僎為知吳縣事曽黼知長洲縣事張其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賢而得其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曰吳縣

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禮老人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乃列坐八十以上者十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四十有七人五十立而聽政役者百人凡在位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賔僎介之賛相爵尊豆籩俎洗之執事者皆具又别為教授位而吳縣教諭徐鼎崑山教諭陳圭次之訓導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侍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傳著侍其父王皆降而北

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人表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子槃侍立進趨中度於是佽明樂和衆以大悦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今天子神聖援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為幸見且曰公於人之父兄也如父兄然

吾於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知公之政興孝興弟者蓋易易然也且老人者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聖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公誰能表之彛也居公之野矣病廢得扶曳以觀焉蓋曠世之遺也故為銘其堂下碑曰於維皇王正此方夏爰釋戎衣有事郊社祀享會朝禮作樂造神人既和及鄉飲酒維鄉飲酒萬方攸同俾孝與義載臻時雍顯顯魏公牧我蘇人公有旨酒樂我嘉賓嘉賓戾止以僎以

介公在泮宮賔至則拜出祖東壁羞自東房玄酒于尊房戶是當有勺有勺賔彼爵矣再拜稽首獻且酢矣吹笙鼓琴而瑟而簫而間以歌厥音猶猶有黄其髪鮐背兒齒百有十歲眉壽曷已公拜而饋寔猶父兄何以將之筐有玄黄賔既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頥我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咈哉天子明聖天子萬年畜爾子姓猗嗟蘇人今爾復古我作歌詩以告來世

吳縣學射圃記

王鏊

鄜侯璠治吳縣之三年適新學宫直廻正衺闢隘抗卑門堂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湫隘偪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頗甚病之㑹考績還任謁于文廟顧瞻其東厥有町疃問之曰某氏之棄地也倍直償焉爰始經營有操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氓某也而有地焉鄰吳學宫闢侯崇學右文敢因下執事獻諸侯歸之直不受於是得地衡五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

曰觀射賓主有階抗侯設豐洗水篚縣莫不有所於是學諭李仁等來言於予求紀其事以示後學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事也蓋亦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具於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往時天台陳公選以御史董學政於吳始命兩生習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還俾諸生歲時肄之其於是實備衆耦之末預觀周旋揖讓之盛于于翼翼似勞也而甚適也似迂也而甚莊也問學之餘於是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即有敖慢怠

情之氣寘自入焉葢非惟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者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今陳公去吳久矣亦竊官於朝且三十年不知吳下諸校其射儀尚猶昔乎抑有異於彼者耶鄺侯修政之餘力能加意於此故為記其成於石使後之人知古禮之缺而幸存者固陳公是賴其貢而黝之庾而續之其禮久而不廢者鄺侯之力也

吳中金石新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金石新編卷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吳中金石新編卷二

明 陳暐 編

官宇 倉驛附

願治堂記

余以願治扁堂之明日有客來訪而問曰聖天子授公以保釐之任而有便宜從事之璽書凡撫內善良者公得而扶持之强禦者公得而禁遏之賢才有益於國家者公得而薦引之奸貪有害於政事者公得而斥逐之

田野未闢公得而闢之學校未興公得而興之賦役有未均詞訟有未息公得而均之息之以至周窮䘏困伸寃理枉皆公分内事也今皆舉而行之亦可以言治矣而猶以題治名其堂何歟余曰善良者固多矣余豈能盡扶持之强禦者亦衆矣余豈盡能禁遏之賢才當舉而或不能盡知奸貪當逐而或不能盡察田野當闢而或流亡之未復學校當興而或教養之無方里書作弊賦役如之何得盡均教化不行詞訟如之何得盡息縱

使盡扶持之盡禁遏之盡知之盡察之盡鬪之盡興之盡均之而盡息之苟有一民之失所一事之不理亦不得謂之治治豈易能哉非但才之罪其勢然也余以非才受厥命食厥禄豈敢怠厥事是以夙夜孜孜願治焉而未之能也願而未能其可忘乎故以願治二字揭諸堂欲其常目見之而求所以治之也客唯唯而退遂書之以為記

觀風題名記　徐有貞

惟皇明有天下當髙帝肇大一統之初定鼎金陵以蘇松常鎮為京輔郡如漢扶風馮翊之於長安也其地大人衆事力之殭控制江海屏翼天室而財賦所出國用所資最天下視扶風馮翊為加重以是天子之命御史出廷廵按以察吏治而覲民風於斯四郡常加之意焉廼成化三年監察御史古滄張海朝宗實來以斯四郡皆京輔而蘇為㑹府凡國初以來歴政交承舊章成案之籍於是乎在顧兹察院規制雖備而題名之典猶闕

乃於治事之餘考求前政得五十有七人列其姓名而刻之石命之曰觀風題名將待後政者繼而題焉以昭垂於世來請記予謂觀風者御史出廵之一事爾若舉其所職豈止是哉盖其官天子耳目之官也自成周始建秦漢以下代因之而於其制有所崇益分三院綜五曹監列郡司六察斯已重矣至我朝乃合歷代之制而一之故其官視歷代為加重入則廣天子之聰明於内辨正邪别淑慝公是非使朝無倖位國無寃人奸宄無

所投其隙而四門有穆穆之風焉出則廣天子之聰明於外究利病審枉直慎舉措使吏無廋弊民無隱情魑魅無所容其間而四方有平平之化焉是其所職若耳之職聽清濁之不淆而雅鄭有可察也若目之職視白黑之不混而妍媸有可察也茍為不然則不職矣夫四體有不職在耳目以察之耳目而可以不職乎哉百司有不職在御史以察之御史而可以不職乎哉彼聰有不及則聾明有不及則瞽聾瞽為其有所蔽也蔽之由

人且不可刻可自蔽耶聰明蔽於上而事物亂於下君德將焉正國是將焉定官邪將焉儆民隱將焉達耶是故天子之於御史任之常重而御史之自任亦重其所以重者蓋歷代然矣豈惟我朝而我朝為加重於天下然矣豈惟京輔而京輔為加重誠以首善之地其近於天子譬猶在乎耳輪之内目睫之間也承乎德音而被乎德輝實有加於天下視聽所及固所當先而可後哉朝宗之賢其有志於斯也必矣故於斯舉蓋將即前政

之臧否為後政之勸懲孰其稱職而可師孰其不職而可鄙必有辨之者在然則題名之記豈惟表章風憲為觀美於一時而已萬世之下於我朝制度尚亦有所考焉

來鶴樓記 䰐騏

今工部尚書廬陵周公為左侍郎時廵撫浙西諸郡按部至姑蘇寓於宋大儒䰐文靖公了翁之鶴山書院正統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集郡縣官僚民庶授以約束忽雙鶴自南而來翔集於庭衆環視喜愕咸相慶

曰鶴乃尚書所服之制公必自此而升歟又曰鶴乃仙禽能調息引年其為公長壽之徵歟衆方議未定而郡守古婺朱公知是日乃公初度之辰遂躍然而喜曰斯鶴之來不來於曠地而來於衆目所視之庭不來於他日而來於公慶誕之辰是為公之瑞無疑斯不可以不紀乃首捐已俸為倡率僚屬於鶴所止之地萃材鳩工叔樓三楹既落成大書來鶴二字以顔之且因郡人翰林檢討王君具顛末索予記予惟瑞不徒瑞必因人而

瑞公發身賢科為翰林庶吉士蒙太宗文皇帝選拔二十八人之列績學文淵閣才器大成遂膺擢任踐揚中外屢有成績頃以浙西水患民食官賦皆有不足武斷鄉曲者由之而起郡守縣令或莫能制公膺簡命巡撫其地宣布教條民翕然從令而所謂民食官賦皆不勞而給足強梁跋扈皆不治而銷靡數郡之內人和神悅莫不感戴以為朝廷任用得人所致也昔人有孝友于其一家者其園林尚有鳥不擇子而哺不爭巢而棲之

應況公之德化洽于數郡然則鶴之來庭豈偶然哉易曰鳴鶴在隂其子和之蓋言誠之感于下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言誠之格于上也今公之廵撫東南也夙夜惓惓專以愛民澤物為心其誠之感于下者從可知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誠之格于上者又可見焉斯鶴之來其為公之所感召也必矣公今位躋六卿康寧無恙壽福之來未有涯涘誠不可以不紀也且朱公之為人練達有為誠東南之賢守若公德化之成

蓋亦與有力焉他日清風高節豈不可與昔人一鶴自隨者同其聲光於無窮哉公名忱字恂如朱公名勝字仲高故併記之

退思堂記

陳孟浩

蘇州府治舊名平江在長洲縣之東北厥後徙於縣之西南改平江仍以蘇州名即今治所是也自洪武初經今七十餘年來守是郡者非一人考其勤民之政行事之善惜乎斷湮而未有聞焉宣德五年秋聖天子命舉

在部賢臣為天下郡守禮部郎中況侯伯律其一也侯以能聲薦拜蘇州太守奉璽書來牧於兹委以重寄涖政之始視官事如家事且急於修舉廢墜郡有泰伯伍相城隍廟及陽山白龍祠内外館驛惠民藥局皆欹仄敝漏侯見而太息曰事神治人我之責也亟擇善治事者董工畫撤而新之俱不勞民力而成至於府堂蓮幕吏舍弗具者悉令完舊益新又與僚佐謀於府治之後構公廨一區以為退食之所意未敢擅作乃請于朝朝

許其請於是鳩材僝工經始于庚戌之秋迄工於是歲之冬深奥靚密窻戶疏達復自扁曰退思堂翰林侍書程南雲大書三字揭於兩楹之間其意以政有所未逮則退於此而致思也且屬予記之予告之曰心之官主乎思也思則智慧生而是非得失判然於胸中而無疑也故思之於人大矣哉凡天下之事未有不思而得者以周公之聖一有不得於心猶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衆人乎蘇為郡領縣七當東南之都會地大物衆生

齒繁夥錢穀稅粮甲於他郡素號難治故為郡於蘇者施政事於此不能熟思而審處則未有得其平者矣夫欲平其政如之何而弗思此為政所以貴乎思也想侯日退斯堂神氣清明坐而思之民情欲壽則思若何而保其生民情欲富則思若何而厚其生獄訟之興獘若蝟午則思何以決之租稅之重徵輸愆期則思何以集之顛連無告者思有以恤之也賦役不平者思有以均之也事有可否思與僚佐而協謀定論理有顛倒思從

公義而明辨是非其也廉介有守思舉其善而揚之於衆其也奸諛挾詐思聲其罪而懲之於衆孰為可用而思進之孰為可疑而思退之在已之有過則將速改其過折獄之不正則必審克其情動靜云為不離乎道舉措施設必協乎中事事於此退而思之審而施之庶幾政平訟理則鮮有過舉而無忝厥職矣嗟夫俟朝斯夕斯兢兢業業上竭忠於國以圖補報下施澤於民以盡撫安他日報政於朝書最上考託以大任鋪張鴻猷黼

黻治化則光輝斯堂不其偉哉吾故不辭而特書之俾刻諸石俟後之來繼守於是者誦斯文為政皆以侯之心為心則斯堂之光豈有窮乎

昭賜樓記

劉昌

成化十年知蘇州府鄱陽邱侯以郡城之胥門故姑蘇臺蓋宋王暎作而亭館之廢久矣乃移建姑蘇驛于其下以與遞運所並匯徒舉曠典復舊觀亦以光國容便給役也既又作樓四楹以登以翫而太湖之水由石塘

注運河踰城而西以達于驛以北出市衢縈迴映射闌楯之間光景浮動城西諸山則如旗旄騎從前導後擁滃然而馳集其大者左曰穹窿右曰秦餘杭高拱駢峙若張翼而進者而天平一峯號為郡鎮端重如玉柱以屹然出乎羣山之中而樓適臨之其羣山之勝有曰靈巖五塢仰天秦臺皆如正人直士陪位而坐秩秩有序此天所賜以壯固乎吾蘇而蘇民若未知者樓居既成山若加培水若加浚若天墜地湧一日而有驛復雄麗

且邇逦運所國容光華百需悉具無向者離越留滯之擾此皆邱侯之賜也邱侯曰不然吾之成是役實惟洛陽畢公公以天子股肱之臣來撫來廵吳民恬嬉而吾志用成此畢公之賜也畢公曰不然朝廷安養斯民既百有二十餘年禮樂之教仁義之化已深入乎民心民供賦出力之餘益務於忠孝勤敏勤敏則不懈忠孝則易使民至於易使不懈而是役成此朝廷之賜也而朝廷諸節使之行過是驛者又言天子以四海九州之民

付守令茂圖治理而不自居其功令海内乂寧民不知兵以樂乎畊蘇為東南大郡歲比有秋民得從邱侯復曠古之典表一郡之望以助成國家萬世之業此又天之賜也夫天之賜朝廷知之而民不知朝廷之賜大臣與賢守令知之而民不知民之所知者曰惟邱侯之賜則邱侯推厥所由可不思所以昭顯天與天子之賜之深于無窮哉衰聚翕合於此而使民知之此樓之所以作也請名曰昭賜樓而為之記邱侯名霽字時雍天順

庚辰進士以刑部主事擢今官博學善文而多佳政云

燕思堂記 楊循吉

國家立鈔關一在蘇滸墅歲以戶部主事一員司其入今天子龍飛之九年劉君堯章實至至則克殫厥心賢聲茂著商旅莫不願出於其途而賦亦倍登惟是公衙之宇不足無退食之室賔至茗於廳事弗便慨將畫之顧視厥後有廡相直惟闢右式宜則室其北墉其南垣其外中設揖讓之位而且以為息焉不費而亟成易規

而大備既成題曰燕思之堂於是延凉納温冬夏咸宜
圖史在座花石盈庭客之登焉者莫不樂之他日以其意
命予以記曰官政之修惟思乃克然非偃仰優柔之有
地則思亦無寄焉自吾之來茲夙夜匪懈將惟勉其職
是圖然而南牆北杙日勾校不暇雖欲覽古今以求通
於務有弗能者故吾之為斯堂蓋以思而不以豫也敢
弗志乎且是塗居津要之會鉅公魁士由四方而來者
無不得晉接是吾堂實有人焉彼皆天下之賢俊吾宜

思而與之齊庶其及也夫燕居燕也燕會亦燕也一名二義而皆用吾心故謂之燕思也子其書之君名煥真定藁城人癸丑進士蒞官公清尤洽文史達于治而厚於德識者期以遠大其為是堂廣己之道而遺後之益抑非無謂以為也遂謹受而記焉若其縣君所云皆具書事貴核故不復列吾言云

移建姑蘇驛記 邱濬

姑蘇驛有二一在府治西一在盤門外丞一人總領之

郡當南北要衝授館致餼者無虛日而府西驛已久廢盤門者存亦就敝矣且去府治遠禮賓往來上下告勞予假守是邦之明年思移置之請于巡撫大臣曰可請于巡按御史曰可遂度地胥門外遞運所之南負城面河地頗陋弗稱乃植木水中為滉柱作石隄三面凡四十六丈廣地得縱八丈衡如隄而殺大十六建屋六十楹皇華亭據其前後有重屋名昭賜之樓著所自也燕休登覽盡得山川之勝所謂中吳之偉觀庶幾在是仍

撤舊材更新運所門與驛並費不出民皆自規措役凡十閱月而告成於乎禮賓䀢館三代之政也晉惟崇館子産與之陳無寄舍單子譏焉矧兹大邦烏可不備霡不敏承天子休命來綏兹土安敢妄自菲薄亦為所得為而已是役也其容已乎雖然成之亦不易也來者尚嗣葺焉

濟農倉記　王直

君子之為政也既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利

使得其養於無窮葢仁之所施不可以有閒也蘇州濟農倉所謂建長久之利而思養其民於無窮者也蘇之田賦視天下諸郡為最重而松江常州次焉然豈獨地之腴哉要皆以農力致之其賦既重而又困於有力之豪於是農始敝矣葢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必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迫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葢鮮則又假貸以為生卒至於傾産業鬻男女由是往往棄耒耜為

游手末作田利減租賦虧矣宣徳五年太守况侯始至問民疾苦而深以為憂㑹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廵撫至蘇州况侯白其事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廩無厚儲志弗克就七年秋蘇及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備適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及勸借儲備以待賑恤乃與况侯及松江太守趙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恊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分貯於六縣名其倉曰濟農倉盖曰農者天下之本是倉專為賑農設也明

年江南夏旱米價翔貴有詔令賑恤而蘇州饑民四十餘萬戸凡一百三十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贍田里多餧殍者周公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粮當輸者粮長里胥皆厚取於民而不即輸之官逋負者累歲公欲盡革其弊以惠民是年立法於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納減三之一而三府當運粮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為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公曰彼能於南京受

俸獨不可於此受乎若請於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耗費米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民無患矣衆皆難之而况侯以為善力贊其決請於朝從之而蘇州省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塲積貯之贏及前所儲凡六十九萬石有奇公曰是不獨濟農飢凡粮之遠運有所失及欠負者亦於此取借陪納秋成止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幷之家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以

其事咨戶部具以聞上然其計於是下蘇州兊廣六縣之倉以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帳籍司其出納每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斂則必於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定畫俾之遵守又令各倉皆置城隍神祠以儆其人之或怠惰而萌盜心者宣德九年江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皆大喜相率詣况侯請曰朝廷矜念我民輟左右大臣以撫我恩凡所以安養之術蓋用心至矣而又

得我公協比以成之往者歲豐民猶有窘於衣食迫於債負不能保其妻子者今遇凶歉乃得安生業完骨肉此天子之仁巡撫大臣之惠我公賛相之力也今濟農倉誠善矣然廵撫大臣有時而還朝我公亦有時而去良法美意懼其久而壊也則民何賴焉願刻石以示後人俾善繼之永勿壞況俟然之屬前史官郡人張洪疏其始末因醫學官盛文剛來北京以書請予記予觀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社倉蓋本諸此我

太祖高皇帝嘗出楮幣屬天下耆老俾積穀以濟民亦成周聖人之意也歷歲浸久其弊滋甚至於無所質究有司亦不之問而豪右兼并之家蓋無處無之則天下之民受其弊也多矣豈獨蘇州哉今蘇人得吾周公以洮穀闓達之資推行天子恤民之仁況侯以闓敏勤慎佐之收其枉費以施實惠而民免於餒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君子因其舊而維持之使上之仁被於無窮而是邦永有賴焉則豈特其民之幸乃二君子之欲也故

為之記使刻寘六縣之倉以告來者若其為屋若干楹所儲米若干石典守者之名氏與其條約之詳則列之碑陰而諸縣皆載焉使互有考也獨崇明縣在海中未及建置遇歉歲則於長洲縣倉發米一萬石往賑焉其為惠亦遍矣周公名忱字恂如吉安吉水人況侯名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其歷官行事之善當別有紀載之者此不著

重建永豐倉記　陳鑑

永豐之為倉奠于閶闔門內所以待長洲吳吳江崑山常熟五縣歳入之賦而凡文武之士官于兹與夫介胄胥史之徒之在官者咸仰給焉倉址既隘浸弗能容屋久滋敝其何能待前郡守林侯一鶚嘗欲闢而新之遽以憲節蒞江右乃止貳守王君仲顯盧君廷敬與二三寮友合辭請于上詔下廵撫劉都憲顯孜遂以委之今郡守邢侯克寛侯經營量度布位定方縣水置槷條列咸具舊有滸溪倉隘其坤維徙而稍西地形乃方於是

乎羣工子來五材就飭授之成算無愆指畫弗為過侈以傷難弗為苟成以傷易樸素堅好實惟永圖倉之為屋凡十有一聯三峙其北聯為間凡十有三峙東西者其聯與間之數皆如北二峙其南其為間則視北而羸其二聯為厫者三厫之為屋或四或五不一其數聯又別為五小樓於屋極跡其檽以泄米之氣屋下地衡布以巨杉而閣以甓乃藉以厚版以綳地之溼通為屋以間計者百四十有七以厫計者三十有三以千文字第

廒之名天尊而北中據以專其一一奇數也地卑而南分據以擅其兩兩偶數也天地定位於是自北而南復轉而北而東而西既而復東仍轉而西至於陽字而極焉廒貯米以斛計者多或至萬五六千少亦不下萬二三千通可貯四十餘萬歲費若干斛其所積可至七八年雖有凶荒之歲民可無菜色也北之左隙高揭一樓以司更鼓而守者知警焉繚以周垣首以重門以司出入而主者得以防范焉中為砥道抵倉之半則有廳事

三楹司出納者得以涖事焉此特取其少蔽風日故仍
舊貫而已中門之外左為神祠以棲司倉之神右為寮
屋以舍庾官之屬倉中之地空曠平衍可曬可晾可委
可積收入之頃民尤便焉經始於天順甲申冬十有一
月落成於成化丙戌春閏月工既訖功邢侯授簡俾紀
其成嗚呼天下之事憚其難則慮事機之失忽其易則
非經久之圖惟勿難其難則無棄事勿易其易則無苟
成茲永豐之為役亦大矣大必難難斯憚矣憚則弗為

而止爾苟或易而忽焉忽則苟苟則易潎易潎則弗若弗為之愈也初邢侯之為是也忽懼歎嵗人曰可以止矣侯曰吾豈無所用情於斯民者哉亦計之審矣先正范文正公救荒之策政欲使貧民仰給于公耳且令之為皆公帑之餘不敢傷民之財竭民之力以糜民之骨肉也彼無食之徒皆得餬口公家不至為溝中之瘠顧不可乎既而民不知勞公無所擾而事隱然以辦覆瓦甃甓堅緻完美不為苟作凡所戚貯無久儲速腐之患

而公私遠近罔不陰受其賜者矣論者於是始服其雅量之不可及也侯來吳二年小大之政罔弗咸宜乃今歲則大歉民心皇皇猶弗忍釋而他去者所賴以有恃怙也詢諸父老皆謂自我朝置守以來所未嘗有然即斯倉一事已足以例其餘況大者乎予故詳著于篇庶幾來者因此以識彼且時其修葺謹其出納相與保之以無墮其成亦可無媿乎侯之用心也若夫侯所過而入民之深者則有甘棠之思在予奚容喙侯名宥克寬

其字東廣之文昌仕族子予同榜進士爲明執法知台州府轉吾蘇云

吳江縣重建濟農倉記 楊循吉

進士廣平郭侯以弘治八年奉命來宰吳江一政令之建苟利於民必亟爲之盡其力於是興作煥列而濟農倉之復厥功懋焉倉在邑城北隅宣廟時故廵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所設以貯餘米而賑農者也其法稔則積荒則散若古常平民用利賴而與水次諸倉遠隔三

里別而弗混所以分正羡示專獨而清出納先正爲人之意甚遠而不可忽也甯矣先是景泰中民大飢乃始盡發所積哺民而荐荒相仍莫有以輸倉由是虛廢有司因撤而畦之倉之弗復葢四十年于茲矣俟至首閱廩庾考盈縮而豐年適登陳陳相襲所謂羨餘之粟或塞正廒而不得發乃稽文襄之制覽故倉之基慨然以爲天子仁聖惻憫黎元以屬之邑吏令倉名濟農而漫不加省將非職且俾儲無別而校無徙斯治粟之所以

敝也盍取而復之乎詢謀旣同請諸執政並許得以經度支勸從事侯乃鳩材召工惟良若能而以屬吏沈經與義民之謹者龎鏞等司其市買而督工程焉凡為廒八十間計其所貯可容八萬而制作堅密匪直如大凡官程之茍簡者蓋一一皆侯心思目歷之所致也其經始在十一年春二月工已垂就而侯以守制去任先期具倉事支費聯為大牘移縣一毫絲皆明白有歸且督勵主者以速成為慊侯之律已嚴潔而公爾忘家如此

至是儒學教諭高君來屬予記昔文襄之為是倉也蓋遍於六縣而吏部尚書王公實記之予讀其文而知當時建立之不易以為後世良法之茂以加也然昔之畦之者必曰一水次足矣奚濟農為遂使君子澤人之道不旋踵而沮是豈知益國而惠下者哉今侯乃克重恤民隱舉墜典而復之可謂得為政之大體矣其邑之人將洋洋而歌永永而思乎侯名郛字于蕃肥鄉人高君名志曲阜人用敢詳書以記于茲石

望湖閣記　浦應祥

弘治十一年冬聖天子授勑於工部郎中傅公潮總督江南諸水道自淮抵浙凡數十郡邑公受命惟謹星馳駰駛陸輿水楫遍觀博訪於水之為民利且患者殫心瘁力務濬導而隄防之皆經遠計三年來民忘旱潦之虞歲享豐穰之慶公之功偉矣而吾郡形勢考之圖志三江五湖之所浸滙地最卑下而賦税之繁反甲天下郡往時一經雨潦七邑告灾下困上憂遂致阽危此尤

公注意之深者今而祛災逆蠲害除祉隤合郡民士感公之功較之他郡奚翅倍蓰也公分曹隸郡第廳廡之後地甚卑陋乃凌架一閣題曰望湖閤嘗登覽焉而具區陽城諸巨浸隱隱在望爰命予記于壁予辱公之知愛頗久不敢以匪文辭惟古先哲一有所存省于衷則盤盂几杖門榻坐卧之所悉有銘志所以示不忘也公自臨蒞以來憂勤惕厲不鋭始而怠終致事舉而功就若可少紓其懷矣茲高揭是扁朝夕斯顧公之心何心哉

誠安不忘危之盛心也挾此以往則他日之相天下推是心而有餘矣公之兄大宗伯先生德望為天下先拜相指日而公才美昔嘗在内翰茲以芳績重譽進擢復居詞禁則弟草兄制俾韓持國故事不得專美於前此又當代昆季莫伍之榮盛也敢於繆説之殿併記之以驗祝望之私云

治水分司題名記　張習

天之生人藉水土而水過多則為患神禹氏治之功與

天地準代之職水者雖小大不侔其得一日而廢耶故
周有匠人稻人漢有水衡水司空宋有都水監元有都
水使司莫非為是設也我朝初不置專官然於三吳之
水則惓惓焉繞遇澇溢必遣廷臣出治待其平而後已
洪武永樂間皆然自宣德來始用廵撫大臣兼之郡邑
各添治水貳倅丞簿猶莫能統於一成化初復設憲臣提
督其官條浙臬去吳頗遠未便弘治辛亥三吳水至壬
子為甚甲寅尤甚近臣奏命工部亞卿徐公蒞吳首决

吳江之塹田次濬常熟之淤港而水漸疏息事竣還朝以謂平治水土我部司職也烏可簡忽以貽宵旰之憂乃奏革憲臣而輪選本部屬之賢者一員專治焉初得主事貴溪姚君文灝不久以病免廷臣會議須老成練達如都水副郎新喻傅公為稱遂陞陞正郎領璽書而來公身任其事徧歷所轄相地宜究源委即分司之在蘇者處之其松常嘉湖等六郡則以時廵之於焉開陂塘浚浦港鑿溝澮築隄防以至輿梁之脩運河之通凡

有益於官民者慮之無不周而行之無不敏矧疆宇之廣往返動數百十里其為工靡可以尋大計時日論也如是勤渠三年而治功告成雖遇水溢弗為患歲屢登而民咸悅舉祝頌公公以分司之名實本部司分設而得其政不敢不勉不可不為後政鑑也用題名之石授習記之習耄何言哉竊觀天下之水皆流動不息惟三吳在東南最卑下書所謂土惟塗泥田惟下下故水常若滙而不流雖流亦不甚湍急所以沮洳而宜稼

惟其宜稼故生齒為甚繁而貢賦為甚重夫三吳為天下生齒之繁貢賦之重而吾蘇尤為六郡之甚繁而甚重者故三吳之水所當治而吾蘇尤所當先也且蘇之境切臨太湖湖受寧國等八郡之水積霖汎濫蘇必先當之苟欲疏洩亦不過即是境以導瀹俾注之海而後可殺夫滔天之勢故蘇之水治則三吳之水無不治矣分司之設於蘇已挈其綱領而致治功之亟成宜哉嗟夫水得其治然後田有秋田有秋然後民生遂而貢賦

充貢賦充則國用無不足國家視吾猶倉庾也帑藏也
茲治既成豈惟足國之用而已上有以副聖天子委任
賢臣之盛心下有以安列郡億兆之民生忠愛並施而
不相悖哉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
無事順理也治水之職本諸順天之理未有順於理而
利有不興害有不除者由是而知三吳之民自今以往
莫有昏墊而無訴者矣然則題名之舉詎徒表章一時
治功為觀美百世之下於我朝設司任賢思患預防之

意無非益乎民為有所考焉爾

吳中金石新編卷二